堯山堂外紀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

晉陵蔣仲舒編

六朝 隋

楊素 字處道仕周為徐州總管入隋以平陳功封越國公素後庭妓妾曳綺羅者千數有鮑亨者善屬文謝冑者工草隸並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為家奴

楊素好謔有柳機者與族兄昂俱歷顯要後並為外職素時為納言方用事因賜宴素戲機曰二柳俱摧孤楊獨聳一坐歡笑

柳調為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柳條通體弱獨搖不禁風調斂板正色答曰調信無可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臨漳侯白性滑稽尤辯俊好為俳諧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朝白迎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為牛羊下來邪

侯白嘗與楊素並馬言話路傍有槐樹顦顇死素

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能素云何計得活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卽當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聞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

白性輕多戲言嘗唾壁誤中神荼像

關中人槐回回同音

一人因責之應曰侯白兩脚墮地雙眼觀天太平田地步履安然此皆符耳安敢望侯白哉

楊素嘗以五言詩贈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為一時盛作其畧云滔滔彼江漢實爲南國紀作牧求明德若人應斯美高卧未褰帷飛聲已

千里還望白雲天日暮秋風起峴山君儻游淚落應無已又云北風吹故林秋聲不可聽鴈飛窮海寒鶴唳霜皐淨含毫心未傳聞音路猶夐惟有孤城月徘徊獨臨映弔影余自憐安知我疲病未幾素卒道衡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

牛弘 字里仁封奇章郡公本姓遼父允為後魏侍中賜姓牛

牛弘為吏部侍郎有選人馬敞者形貌最陋弘輕

之側臥食菓子嘲敵曰嘗聞扶風馬謂言天上下今見扶風馬得驢亦不假敵應聲曰嘗聞隴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見隴西牛臥地打草頭弘驚起遂與官

煬帝在東宮數有詩書遺弘弘亦有答及嗣位賜弘詩云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莫言先哲異奇才並佐予學行敦時俗道素乃冲虛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彝倫欣有序垂拱事端居同

時被賜詩者文辭贊揚無如弘矣

賀若弼字輔伯文帝數其有三太猛嫉妬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

文帝既受周禪陰有平江南之志訪可任者高熲薦若弼有文武才榦拜總管委以平陳之事若弼欣然以為已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若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及陳平乃撰其所畫策上之謂之御授平陳七策

崔弘度 仁壽中為太府卿

崔弘度性嚴酷官屬百工莫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亦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炙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杜公瞻 衛尉臺卿猶子

杜公瞻詠同心芙蓉詩曰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姬臉香亂舞衣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

杜公瞻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謔公瞻謂陽貨實辱孔子玠卽謂杜伯嘗射宣王時有太倉令名策者與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旣非英雄敢與伯符連諱一時傳以為笑

薛道衡字玄卿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中書省中有一盤石道衡為侍郎時嘗據而草制後其孫元超為中書舍人每見輒泫然流涕

薛道衡初仕齊及周為聘南使時南朝一僧甚辯

提道衡向寺禮拜至佛堂門僧大引聲讀法華經云鳩盤荼鬼今在門外道衡卽應聲還以法華經答云毘舍闍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樂府題有鴈後歸本此

薛道衡遊鍾山開善寺謂一沙彌曰金剛何為努

目菩薩何為低眉沙彌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稱善

薛道衡嘗以醴和麥粥食之謂盧思道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嘗作昔昔鹽曲云垂柳覆金堤蘼蕪葉復齊水溢芙蓉沼花

飛桃李蹊。採桑秦氏女。織錦竇家妻。關山別蕩子。風月守空閨。恒斂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倦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西。一去無消息。那能惜馬蹄。其後道衡得罪帝令縊殺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鹽曲之別名昔即夜也梁樂府有夜夜曲

王胄字承基筠之孫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

煬帝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四日爲五言詩

詔羣臣詩成者奏之胄奉勅賦曰河洛稱朝市

崤函實奥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

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乃西驅展

軨齊玉軚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

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

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

何由答大鑪帝覽胄詩稱善謂侍臣曰氣高致

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惟庚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

煬帝嘗為燕歌行文士皆和王胄獨不下筆帝每銜之會楊玄感反胄素與善坐徙邊亡命捕得誅之胄死帝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

柳䛒字顧言河東人煬帝為諸王時每有文什輒令䛒潤學士百餘䛒為之冠既即位猶見幸重與諸舊類等離宮曲殿狎宴清游靡不在坐猶念昏夜銅龍易乖爰

命偃師之流為木偶致罟面目施以機械使能坐起續對酬飲往往丙夜

柳顧言有詠死牛詩一朝辭紺幰千里別黃河對衣徒下泣扣角詎聞歌同時明慶餘有死烏詩暮空長羅噪箭急不知驚賴餘琴裏曲猶有夜啼聲一時並稱警策

煬帝廣 小字阿摩嘗泛舟忽陰風頓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宇文化及等謀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取鴆酒未不許乃自解練巾授獨孤行達縊殺之

煬帝初封晉王仁壽末弑父自立漢王諒起兵晉

陽時偽署官告身皆一紙别授則二紙幷州童謡曰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諒聞謡喜曰我幼字阿容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為應之兵敗竟幽死

帝築西苑苑中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東曰翠光湖南曰迎陽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潔水湖中曰光明湖湖中積土石為山搆亭殿屈曲環遶澄碧皆窮極人間華麗帝因製湖上曲望江南八

閬云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鋪枕簟。浪搖晴影走金蛇。偏稱泛靈槎　光景好。輕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銀兔影。西風吹落桂枝花。開宴思無涯。一　湖上柳。烟裏不勝摧。宿霧洗開明媚眼。東風搖弄好腰枝。烟雨更相宜。　環曲岸。陰覆畫橋低。線拂行人春晚後。絮飛晴雪暖風時。幽意便依依。二　湖上雪。風急墮還多。輕片有時敲竹户。素華無韻入澄波。望外玉相磨。　湖水

遠天地色相和仰面臭思梁苑賦輒來且聽主人歌不醉擬如何 三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帶不為歌舞緩濃鋪堪作醉人茵無意襯香衾晴霽後顏色一般新游子不歸生滿地佳人遠意寄青春留咏卒難伸 四 湖上花天水浸靈芽淺蕊水邊匀玉粉濃苞天外剪明霞只在列仙家 開爛熳插鬢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艷玉軒晴照暖添華清賞思何賖 五 湖上女精選正

輕盈猶恨乍離金殿侶相將盡是採蓮人清唱漫頻頻　軒內好嬉戲下龍津玉管朱絃聞盡夜踏青鬬草事青春玉輦從羣真　六湖上酒終日助清歡檀板輕聲銀甲緩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晴相看　春殿晚仙艷奉盃盤湖上風光真可愛醉鄉天地就中寬帝主正清安　七湖上水流遶禁園中斜日暖搖清翠動落花香暖衆紋紅蘋末起清風　閒縱目魚躍小蓮東泛泛

輕搖蘭棹穩。沉沉寒影上仙宮。遠意更重重。八

帝常遊湖上多令宮中美人歌唱此曲

帝幸江都至汴帝御龍舟蕭妃乘鳳舸每舟擇妍麗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檝號為殿脚女中有吳絳仙者柔麗不與羣輩齒因有寵於帝帝每倚簾視絳仙移時不去歎曰古云秀色若可飡如絳仙真可樂饑矣因吟持檝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倚輕檝。知是渡江來。

詔殿脚女千輦唱之

帝至廣陵備月觀行宫有郎將自瓜洲進合歡果帝命小黄門以一雙馳騎賜吴絳仙遇馬急摇解絳仙拜賜私附紅牋上進曰驛騎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帝歎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謝左貴嬪乎

帝幸月觀中夜獨與蕭妃起臨前軒帝凭妃肩說

東宮時事適有小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為薔薇罥結笑聲吃吃不止帝望腰肢纖弱意為袁寶兒有私披單衣亟往擒之乃雅娘也蕭妃喟然不止帝曰往年幸安娘時情態正如此曾效劉孝綽為雜憶詩嘗念與妃妃記否蕭妃即念云憶睡時待來剛不來卸粧仍索伴解佩更相催博山思結夢沉水未成灰憶起時投籤初報曉被惹香黛殘枕隱金釵裊笑動上林中。

除却司晨鳥帝聽之咨嗟云日月遄邁今已幾年事矣妃因言外方羣盜不少帝曰儂家事一切已託楊素了人生能幾何縱有他變儂終不失作長城公汝無言外事也

洛陽進合蔕花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會帝駕適至因名迎輦花濃艷芬馥或惹襟袖移時不散嗅之令人不睡命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虞永興世南草征遼德音於

側寶兒注覷之帝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虞為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稱美

越溪進耀光綾綾文突起有光彩越人乘樵風舟泛於石帆山下收野繭繅之繅絲女夜夢神人告云禹穴三千年一開汝所得繭即江淹文集

中璧魚所化也絲織爲裳必有奇文織成果符
所夢獨賜袁寶兒洎吳絳仙蕭妃恚妬不懌一
日帝醉遊諸宮偶戲宮婢羅羅者羅畏蕭妃不
敢迎帝辭有程姬之疾不可薦寢帝謿曰個人
無賴是橫波黛染隆顱簇小蛾幸好留儂伴成
夢不留儂住意如何
帝幸榆林啟民可汗奉觴上壽拜伏甚恭帝大悅
賦詩曰鹿塞鴻旗駐龍庭翠輦廻毡帷望風舉

穹廬向日開。呼韓稽顙至。屠者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

帝泛舟忽陰風頻緊歎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

帝無日不治宮室浙人項升進新宮圖覽之大悅卽日召有司具材役夫經歲而成帑庫為之一空帝幸之大喜謂左右曰使真仙遊其中亦當自迷也可目之曰迷樓每一幸卽經月宮女無數后宮多不得進御有侯夫人者忽自縊於棟

下臂懸錦囊左右取進得自感詩三首其一曰庭絶玉輦迹芳草漸成窠隱隱聞簫鼓君恩何處多其二曰欲泣不成淚悲來翻强歌庭花方爛熳無計奈春何其三曰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閑花草翻承雨露多又粧成詩云粧成多自恨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又遺意云秘洞扃仙卉雕房鎖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帝見詩反復傷感往視其尸

顏色猶美如桃花乃厚禮殯之

帝於迷樓上張四寳帳帳各異名一名散春愁二名醉忘歸三名夜酣香四名延秋月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或歌吹鼔鼓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寢別賜名為來夢兒他日蕭后誣以罪去之一日帝登迷樓忽憶俊娥因題東南柱二篇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

岳鬢強半為多情　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
一閑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
帝昏湎滋深往往為妖祟所惑嘗遊雞臺恍惚與陳後主相遇喚帝為殿下後主戴單紗皂幘綽袖長裾綠錦純緣紫紋方平履舞女數十中一人迥美即張麗華也以綠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醞勸帝飲帝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腰肢無復往時帝

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後主復詠十數篇帝不記獨愛二詩其一小窓詩云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窓明其一寄侍兒碧玉詩云離別腸應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散憑仗一相招麗華拜求帝一章帝辭以不能麗華笑曰嘗聞此處不留儂自有留儂處安可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面無

多事。聞名爾許時。坐來生百媚。實箇好相知。麗華赧然不懌後主問帝龍舟之游樂乎始謂殿下致治堯舜之上今日後此逸遊大抵人生各圖快樂曩時何見罪之深耶三十六封書使人至今怏怏帝忽寤叱之云何今日尚目我爲殿下復以往事訊我耶隨叱聲恍然不見

大業末帝將幸江都東都宮女半不隨駕泣留帝言遼東小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帝意

不回因戲飛帛題二十字賜守宮女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宮人抗聲夜歌云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宮女問云孰使汝歌汝自為之邪宮女曰臣有弟在民間得此歌曰道途兒童多唱此歌帝默然良久曰天啟之也天啟之也因索酒自歌云宮木陰濃燕子

飛。與哀自古浸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宮中吐艷戀紅輝。歌竟不勝其悲近侍奏無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曉帝曰休問他日自知後主幸江都唐帝提兵號令入京見迷樓曰此皆民膏血所為命焚之經月火不滅前謠前詩皆見

帝在江都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絕遂無心北歸作五言詩云求歸不得去真成遭箇春鳥聲爭勸酒梅花笑殺人復夢二豎子歌曰去亦死住亦

必未若乘船渡江水由走築宫丹陽將居焉功
未就而被弑時適三月即遣春之應
帝又嘗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艒歌云三月三日向
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垂鈎往撩取恐是
蛟龍還復休乃唐興之兆也
煬帝既被弑越王侗稱帝侗眉目如畫風格儼然
嘗作楊叛兒歌曰青春正陽月結伴戲京華寵
妹玉珂馬鳳軫繡香車水映臨橋柳風吹夾路

花日昏歡宴罷相將歸狹斜後爲王克所弒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聞者憐之

乙支文德 高麗人

于仲文從煬帝征遼東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至鴨綠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仲文捨之既去尋悔選騎近之文德貽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筭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

止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一終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

晉陵蔣仲舒編

唐

文皇世皇帝虬鬚壯冠人號髭聖蜀御容院僧有唐十八帝真像院僧見神舜為高祖即題其次云曾祖太宗祖高宗宋趙清獻公至院命小吏刮去曾祖祖三字

太宗在雒陽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年數大登水潦不能為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賦一事太宗

賦尚書曰日晏覩百篇臨燈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沉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魏徵賦西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燕經百谷朝遊出杜原終藉叔孫禮方知天子尊

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以禮

太宗宴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群臣或乘酒爭取于帝前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

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太宗征遼行至定州路側有一鬼衣黃衣立高冢上神彩特異太宗遣使問之荅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榮華各異代何用苦追尋言訖不見問之乃慕容垂墓也

帝幸靈州時破薛延陁回紇諸部遣使入貢乞置官司上爲詩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

辛郁舊名太公弱冠遣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
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
遇文王臣今適年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太
宗悅命直中書

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訂佳期清風
動簾夜孤月照窗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乃下坊州令貢州
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謝朓詩誤郎官

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太宗聞之
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徐孝德女八歲能文父使擬離騷為小山篇云仰
幽岩兮流盼撫桂枝兮凝想將千齡兮此遇君
何為兮獨往太宗聞之召為才人即徐賢妃也
太宗嘗召徐賢妃不至怒之賢妃進詩曰朝來臨
鏡臺粧罷且徘徊千金始一笑一召詎能來賢妃
名惠湖州人長安崇
聖寺有賢妃粧殿

孔紹安在隋時與孫萬壽以文辭稱時謂孔孫

大業末高祖討賊河東孔紹安監其軍深見接遇及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先來歸授秘書監紹安因侍宴詠石榴以寓意曰可惜庭中樹移根逐漢臣。秖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隋內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因以百藥為名

李百藥七歲能屬文父德林嘗與其友陸乂馬元

熙宴集讀徐陵文曰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杜預注曰鄅國在瑯琊開陽乂等大驚異之皆曰此兒神童也

李百藥少年詞云始酌文君酒。新吹弄玉簫。少年不歡樂。何以盡芳朝。千金笑裏面。一搦掌中腰。掛冠豈憚宿。迎拜不勝嬌。寄語少年子。無辭歸路遥。

李百藥詠螢火示情人云窓裏憐燈暗階前畏月明不辭逢露濕秖爲重宵行

崔信明

信明青州益都人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柱太史令史良占曰五日為火火主離離為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招之不屈去隱太行山

武德時崔信明有詩名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榮陽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

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

崔善為令狐德棻請補正歷代史詔各著官主修一代善為與孔紹安主修梁

武德中崔善為歷尚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曹惡其聰察因其身短而傴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髆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高祖聞勞勉之因購流言者加其罪

虞世南太宗初為秦王高祖以其功大特置天策上將開天策府世南等十八人為學士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太宗嘗作宮體詩使世南賡和虞曰聖作誠工

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帝曰朕試卿爾後帝為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耶勅褚遂良即永興靈坐焚之

虞永興有織錦曲分明是一幅織錦圖其辭曰寒閨織素錦含怨斂雙蛾綜新交縷澁經脆斷絲多衣香逐舉袖釧動應鳴梭還恐裁縫罷無信往交河

許敬宗字延族十八學士之一性輕見人多亡之或謂其不聰乃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着亦自可識也又奢豪嘗造飛樓七十間令妓女走馬其上以

為戲樂

楊思玄為吏部侍郎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也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敗何待

許敬宗孫彥伯昂子也頗有文敬宗晚年不復下筆凡大典冊悉彥伯為之嘗戲昂曰吾兒不及若兒答曰渠父不如昂父

虞永興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曰來護兒兒作相虞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護兒兒謂來濟

杜淹與韋福嗣為莫逆友開皇中相與謀曰主上好嘉遁蘇威以幽人見擢盍各効之乃俱入太白佯言隱逸隋文帝聞之謫戍江表後還鄉里以經籍自娛大業末為御史中丞雎陽平將委質於隱太子房玄齡恐資敵因啓用之

杜淹為天策府兵曹太宗戡內難以為御史大夫因詠雞以致意其詩曰寒食東郊道陽溝競出

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翅頻掃陣利距屢通中飛毛遍綠野灑血清芳叢雖言百戰勝會自不論功

初杜淹見表天綱於洛天綱謂曰蘭臺成就學堂廣寬又曰二十年外終恐責黜暫去即還武德六年以善隱太子配流巂州淹至益州見天綱曰洛邑之言何其神也天綱曰不久即回至九年六月召入天綱曰杜公至京師即得三品要

職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因贈天綱詩曰伊呂深可慕松喬定是虛繫風終不得脫屣欲安如且珍紈素美當與薜蘿疎既逢楊一得意非復久閑居

溫彥博字大臨與兄大雅弟大有俱師王通文學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皆卿相材也武德中大雅遷黄門侍郎而彥博亦為中書侍郎對管華近帝謂曰我起晉陽為卿一門耳

溫彥博為僕射有裴略宿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

一字落第此人郎彥傳處披訴彥傳當時共杜
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郎云少小以來自許明
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並解作文章
兼能嘲戲彥傳始廻意共語時廳前有竹郎令
嘲竹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彫經
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國士皮上何須生節目
彥傳大喜郎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
屛墻此人走至屛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主聰明

闢四門以待士君是何物人在此因復嘲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咏畢即推倒彥博云此意着膊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著肚當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笑即令送吏部與官

歐陽詢字信本長沙汨羅人官太子率更令嘗行見古碑是索靖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子通早孤及長求父遺迹刻意臨倣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號大小歐陽

歐陽詢為人瘦小極甚寢陋而聰敏絕倫太宗嘗宴近臣互令嘲謔以為娛樂長孫無忌先嘲詢曰聳髆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曰縮頭連背煖漫襠畏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畏皇后聞耶文德皇后喪百官衰絰詢狀貌醜異衆共指之許敬宗見而大咲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太宗賜射瑀箭俱

不着採一無所獲歐陽詢作詩嘲之曰急風吹緩箭弱臂挽強弓欲上翻垂下應西還向東牛田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為此多應是宋公。

瑀嘗侍宴太宗謂近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相顧未言瑀引手取盃帝問曰卿有何說瑀對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室室皇后弟唐朝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長孫無忌字玄同長孫皇后弟也

長孫無忌新曲云家住朝歌下句早傳名結伴來

遊淇水上舊時情玉佩金鈿隨步動雲羅霧縠逐風輕轉目機心懸自許何須更待聽琴聲又一曲云迴雪陵波遊洛浦遇陳王婉約娉婷工語笑侍蘭房芙蓉綺帳開還掩翡翠珠被爛齊光長願今宵奉顏色不愛開蕭逐鳳皇

長孫玄同嘗爲攝祭官於壇所清齋玄同在幕内坐有大來遺糞穢於牆上玄同乃取支牀塼自

擊之傍人怪其率問曰何爲自微支牀㙛打狗

玄同曰可不聞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司空

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

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

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

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

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

云胡頭尚為宰相徐面何麼聰明徐狀胡故謔之

蕭翼本名世翼梁元帝曾孫華縣人太宗時為監察御史

蕭翼奉勅取羲之蘭亭序真蹟於越僧辯才翼初作北人南遊一見欵寄留宿設缸面酒酣樂之後探韻賦詩才探來字詩云初醖一缸開新知萬里來披雲同落莫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鴈哀非君有秘術誰照不燃灰翼探招

字詩云邂逅歎良宵懸勲荷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猴躁似調誰憐失群翼長若業風飄既而以術取其書歸辯才智永弟子

江東缸面循河北曰甕頭蓋初熟酒

李義甫與來濟同時以文顯時稱來李貌柔恭心褊忌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李猫

貞觀中李義甫八歲以神童至京師李大亮劉洎薦之也太宗在上林苑召令詠烏李賦詩曰日

裹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棲。帝曰。當以全樹借子。何止一枝。高宗朝義甫為右相。嘗擅殺寺丞畢正義。王義方廷劾之。彈文有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等語。

李義甫嘗賦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增二字為七言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謂之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上官儀字遊韶幼為沙門貞觀初擢第太宗每為文遣儀視草尤工詩人謂為上官體麟德初坐梁王忠事下獄死中宗追贈中書令以其女孫為昭容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猶神仙焉

閻立本貞觀中主爵郎中總章元年拜相

高宗朝姜恪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姜以邊將

立功立本最善圖畫時人以千字文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郝處俊 高宗朝中書令議使天后攝政以處俊諫乃止

長安仁和坊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令郝處俊鄉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遊里巷京洛爲之語曰衣裳好儀觀惡不姓許卽姓郝

杜易簡 監察御史

格輔元拜監察遷殿中充使次龍門遇盜行裝都盡袒被而坐杜易簡戲詠之曰有恥宿龍門精彩先瞰渾眼鹿呈近店腰轡徹遥林捋囊將舊識製被異新婚誰言驄馬使翻作蟄熊蹲

王勃

字子安與兄勔勮皆有才名杜易簡稱為三株樹麟德初沛王召勃署府修撰時諸王方共鬭雞勃戲為沛王檄英王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卽日竄勃嘗讀易夜夢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至晉卦止又作唐家千歲曆

王勃父福時遷交阯令勃年十三往省之阻風泊舟馬當山下去南昌七百里夢見水府元君曰當助清風一帆昧爽遂抵南昌時都督閻伯嶼重修滕王閣九日大會勃與宴閣宿命其壻吴子章作序誇客因出筆紙徧請坐客皆莫敢當至勃沉然不辭閻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輙報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閻曰此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閻沉吟移晷至落

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乃瞿然曰天

才也因請成文極歡而罷勃嘗夢人遺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為文先磨墨數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書之初不加點時謂腹藁圍棊率下四子成一首詩勃猶詑之向人曰吾材奪造化雖一時之間百用亦可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楊炯盈川令高宗朝王勃與炯及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號四傑海內稱王楊盧駱炯歎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后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寵然異物及去其皮還是驢耳

楊盈川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如張平子之畧

談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宜其陋矣仲張統何
足知之時號為點鬼簿

楊盈川有姪女曰容華能詩賦新粧五言云宿鳥
驚眠罷房櫳乘曉開鳳釵金作鏤鸞鏡玉為臺
粧佀臨池出人疑月下來自憐終不見故去復
徘徊

盧照隣字昇之初授鄧王府典籤王甚知之嘗語諸人曰此寡人相如也後拜新都尉因染風疾去官足攣一手又廢乃居具茨山下自以為高宗尚吏已獨儒武后

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
聘賢士獨已廢著五悲文

盧照鄰獄中學騷體一章云夫何秋夜之無情兮。皎晶悠悠而太長。圜户杳其幽邃兮。愁人披此嚴霜、見河漢之西落。聞鴻鴈之南翔。山有桂兮桂有芳。心思君兮君不將。憂與憂兮相積。歡與歡兮兩忘。風嫋嫋兮木紛紛。凋綠葉兮吹白雲。寸步千里兮不相聞、思公子兮日將曛。林已暮兮鳥羣飛。重門掩兮人徑稀。萬族皆有所托兮

蹇獨淹留而不歸

一駱賓王 字賓王義烏人臨海丞

駱丞七歲能詩咏鵝云鵝鵝鵝曲項向天歌白毛浮綠水紅掌撥青波

駱丞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號為筭博士

徐敬業欲起兵署賓王爲府屬令畫計取中書令裴炎共事賓王足蹈壁靜思食頃乃為謠曰一

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訪學者令解之召賓王至數啖以寶物錦綺又賂以音樂妓女駿馬皆不言乃將古忠臣烈士圖共觀之見司馬宣王賓王欻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說自古大臣執政多移社稷炎大喜賓王曰但不知謠讖何如耳炎語以謠言片片火之事賓王即下北面拜曰此真人也遂與敬業等合謀揚州兵

起炎從內應與敬業等書唯有青鵝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則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鵝字者我自與也遂誅炎敬業等尋敗

駱丞在徐敬業府為敬業檄武后罪狀武氏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御史時號四其御史

駱丞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在長廊行吟曰鷲領鬱岧嶢龍宮鎖寂寥句未屬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適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即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遒麗遂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氷輕葉未

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遲明更訪之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為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以終）

李榮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迹相非斥總章中興善寺災尊像蕩盡東明觀道士李榮因詠之曰道善何曾善云興遂不興如來燒亦盡唯有

送群僧時人雖賞榮詩然聲稱從此而减

堯山堂外紀卷二十二終